

## 牛郎织女传

[明]朱名世撰

- 第一回 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
- 第二回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
- 第三回 牛员外晚年得子 恶马氏唆夫占产
- 第四回 一旦无常员外病逝 喜怒不测金郎被打
- 第五回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恶马氏存心害小叔
- 第六回 大分家仅得一牛 小便宜马氏欢心
- 第七回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
- 第八回 太白金星点化金郎 一封遗书留别兄长
- 第九回 马氏女恶贯满盈 会织女天河洗浴
- 第十回 叙旧情二次遭天谴 召天将大闹云锦宫
- 第十一回 李金星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
- 第十二回 天孙如愿鹊桥重会 七夕相逢留名千载

### 第一回 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

诗曰：

七夕牛郎逢织女，恩情千载不更移。  
三生有幸团圆日，化乐天宫岂忍离？  
为贪欢娱致坎坷，贬下凡尘受折磨。  
感得玉皇补遗恨，鹊桥相会胜如初。

无论古今，男女总难逃脱一个“情”字。情之所种，有爱情，有怨情，有艳情，有痴情。情到最密之处，便是大罗天八洞神仙吕祖师，尚有“三戏白牡丹”故事，至今小说脍炙人口。在下这部小说，却是天河配、鹊桥相会的历史。但这桩古典，都是太虚幻境中之楼台亭阁，内中情节奇奇怪怪，变化莫测，好似舞台之灯彩戏一般。然立言旨趣，却是齐谐志异，寓意劝惩。正所谓：

古寺钟声清夜响，唤醒世间迷途人。

牛郎织女的历史，在下不得不表明，在前既称夫妇，何有以七夕一相逢之说？考之世说，原来天河之东有织女，乃天帝之孙女，勤习女工，容貌不甚修理。后奉天帝之命，许嫁于河西牵牛郎。嫁后，竟废女工，天帝大怒，令织女仍归河东。那牵牛郎在河西思之不已，于是有鹊桥重会，每年仅七夕始得一圆

满时日。这便是二位大仙的来历。在下要铺张小说，必须表明在先，免得阅书人驳我荒唐。本意已明，书归正文。正是：

原将天河古来事，留与今人作话传。

话说玄穹彼苍，玉皇大帝坐镇三十三天，统率九曜二十八宿，掌管日月星辰七政，至尊无极，功德巍巍天尊。正当下界汉室中兴时代，天下太平。新正元旦之期，神仙朝天，奏请玉帝临朝，登通明殿。但见文武星神，分班朝贺，仙风吹动，香烟围绕，殿上笙箫笛管。有唐诗为证，诗曰：
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仙风吹下御炉香。

侍臣鹄立通明殿，一朵红云捧玉皇。

殿前当驾传宣星君，启帘宣道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请驾回宫！”但见国师太上老君，领着左右二相、福禄寿三位星君、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、正乙玄坛星君、九天雷部经君、太白星君、五谷星君、四方观音大士、四土脚刚、九曜二十八宿，还有每逢岁底朝见的灶王星君，一齐分班朝贺，山呼“万岁！”“圣寿无疆！”玉帝宣旨道：“众卿平身！下界汉室重建，岁时如何？生灵善恶如何？监察神速即奏来。”只见五谷星君高擎牙笏，山班奏道：“万岁洪恩，下界汉室重兴，王莽授首，君明臣忠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海不扬波。生灵之幸福，诚乃万岁之赐也！”玉帝道：“下界光武乃应运之主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既能定国安民，当再佑以国祚绵长，以免生灵之劫数。”众星君皆俯伏谢恩。太上老君奏道：“新正初六日，为陛下千秋圣诞，臣已在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，约会诸大神仙与陛下上寿，乞降旨恩准！”玉帝道：“往年播桃大会，被孙猴儿闹翻了全局，今又躬逢盛典，不可不赏，准卿所奏。”老君谢恩毕，又奏道：“此次万寿盛典，乃五百年之一大周期，与往年不同，筵上应用百宝俱全，但缺至尊所御用之珊瑚八宝温玉杯，必须瑶池西王母处借来，方可以壮观瞻。”玉帝道：“这容易。”便传随身伴十二位金童，至御前谕道：“尔可往瑶池西圣母处，传朕旨意，借取温凉玉杯，不可有误。”金童领旨出朝，驾起神云，竟往瑶池而去。玉帝降旨退朝，诸仙告散。

且说这第十二位金童，久慕瑶池仙宫之艳名，每思拜谒，恨无机会。今日却逢际遇，欣欣然驾着一朵祥云，直上高山斗牛宫前。始下云头，即有红绉仙女接着，问道：“上仙到此何事？”金童道：“奉旨而来，要见圣母。”红绉仙女道：“既奉旨来，请进去。”金童进了斗牛宫，但见万花齐放，蕊香扑鼻。正是：

天上第一神仙府，胜似凡间帝王家。

一路仙家妙境，金童无心玩赏，径进宫门。宫门中有几个仙童，因系奉旨，故不阻拦，故而金童放胆直至瑶池。忽闻一阵香风，遇见一位仙女，髻插一

枝梅花，正坐在望月阁下织机，这位就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，系玉帝之婿张天君所生，俗呼做张七姐，玉帝之外孙女，故又称天孙织女。生得容貌绝世，他却不喜修饰，不搽脂粉，时常淡装素服，禁步珊瑚，飘飘然一个无上的仙女。金童不见犹可，见了之时，顿起凡心。上前深深一揖道：“天孙姐姐安好！”织女吃了一惊，连忙还礼道：“上仙乃玉皇驾前之金童，到此何干？”金童道：“奉玉旨见圣母，乞取温凉玉杯。”织女道：“圣母在聚仙台上，方与东方朔大仙下棋。上仙奉旨，待我与你传达。”金童听说，一发放心，便笑逐颜开道：“圣母方在下棋，且慢惊动，小仙慕天孙姐姐的芳名，恨未一见；今日侥幸得遇，平生愿足！”说罢，又是一揖。织女见他眼角传情，又是一个青年秀美男子，禁不住微微嫣然一笑。这一笑，金童却弄错了，以为织女有意，更近前一步，又恭恭敬敬一揖，带笑的说道：“倘蒙见怜，尚望慰我渴情，则感激不尽！”织女怒道：“你既奉旨而来，何得与我多渎，还不速退！倘被圣母知道，负罪不浅！”金童笑道：“任你发怒，罪有我当！你既不肯见怜，我却至诚老实，毫没二心。今日奉旨，不便晤叙，尚望姐姐格外见怜，赠我一件表记，以便后会有期。”说着，便用手将织女髻上一朵梅花，摘了就走。织女欲想夺回。正嚷之间，只见四个值宫仙女执缚过来，宣谕道：“奉圣母之命，速传天孙入见。”把个金童吓得魂不在身，织女趁势便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同你见圣母去！”当即一拥进宫。

只见西王母头带九云冠，身穿百雉仙衣，腰围玉带，手秉如意，端坐殿上。两旁众仙女站班，下面立着许多黄巾力士。织女首先跪下，哭奏道：“十二金童无礼，乞圣母作主！”圣母道：“吾正同东方朔大仙下棋已毕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已知宫中有凡心之事，故而别了大仙，立即回宫。尔等究是何人起意？照直奏来！”织女便全推在金童身上，又指金童手中的梅花作证。那金童只得低头默无一言。圣母道：“虽由金童起意，但尔不宜一笑留情，情之所系，虽万劫不能挽回。天孙亦有不是。”说的织女面赤，俯首请罪。圣母道：“尔等既有凡心，已犯天律，不能不惩，以儆效尤！”便传红绉仙女将天孙带去看管，红绉仙女领旨，先把织女带下阶去。圣母道：“十二金童奉旨而来，动了凡心，温凉玉杯不能污尔之手，我即亲自呈献玉帝。既犯天律，自然照例严惩。”即命黄巾力士将金童看住，命守珍仙女带了温凉玉杯，登时乘了六云车，带了十二对仙童仙女，黄巾力士押了十二金童，驾起彩云。在天宫过了凌霄殿，到玉清宫下车。当有守宫仙官转奏内庭玉帝，就在便殿接见。

圣母见驾朝贺已毕，奏：“珊瑚八宝温凉玉杯，臣已亲自带呈，望乞验明。予祝圣寿无疆！”即命守珍仙女跪呈御前。玉帝道：“承借玉杯乃小事，致卿家跋涉仙步，朕心不安。想十二金童必有负罪之处？”原来玉帝因不见金童

复旨，又见圣母面有犹豫之色，料必有事，故发此言。圣母奏道：“圣上明鉴，十二金童戏侮天孙织女，藐视天律，委实有罪。织女臣已将其看守，金童亦带在阶下，请陛下发落。”玉帝怒道：“朕向以十二金童谨慎，故而略加宠爱，今遽戏朕之外孙女，不得不付之天律。”命黄巾力士押金童至殿前跪下，责问道：“淆乱仙官，轻图玉旨，该当何照？”金童伏地，n称万死、玉市道：“天律条法，不能为汝一人宽容！”命传刑曹星官，带同黄巾力士，押了十二金童直往斩仙台，用诛仙剑梟首，此时金童悔之不及，泪如雨下。两旁黄巾力士正拥出宫门，刑曹星官刚接了玉旨，只见宫门外一朵祥云，一位仙长翻然而下，大呼：“且慢动刑，待老臣见驾，自有挽救！”众神一看，正是太上老君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

却说太上老君在玉清宫门外阻止缓斩金童，又嘱黄巾力士：“静候旨音，本官上殿，自有解决。”说毕，匆匆来到通明殿上。传宣星官见是老君到来，不敢怠慢，即忙进至便殿，转奏玉帝。即传旨：“老君通明殿见驾。”一面命圣母在宫内少候片时。这里内侍星官及金童等摆驾护送，至通明殿，驾住宝位。老君俯伏品级阶前，山呼万岁。玉帝道：“老卿平身！有何本章呈上？”老君始起身，躬立左旁奏道：“老臣正在兜率宫中炼九转九万年金丹，忽然心血来潮，随即起坐驾云，运开慧眼，见斩仙台上犯天律的乃驾前之第十二位金童。闻系因戏侮天孙织女，偶染凡心，致被降斩。老臣特来乞免！若以染犯凡心而沦，彼此固有移情，况天孙织女尚在瑶池圣母宫中，并未审查情由，但以摘取梅花之事，令金童一人兼罪，可见此事，未曾公允。”玉帝闻奏，沉吟半晌，始带笑说道：“老卿之言，却也相宜。但若辈既犯天律，理应惩治，在老卿之意见，有何另行处治之法？”老君奏道：“彼二人既有凡心，在天宫本不应有此事，只得姑念二人年幼无知，从宽惩罚，以做效尤！天孙织女，其先一笑留情，亦当处置，令其独居河东工织数年，若有疏忽，再行严加警戒。惟金童违旨戏侮天孙织女，摘弄髻插梅花，分明凡夫俗子所为之事，何况玉旨在身，公然藐视，不可不惩罚。可将他贬下凡尘，令受颠沛折磨之苦，使其悔悟，然后再行超升天庭，方好佳偶天庭。务乞圣上准奏降旨！”玉帝闻奏，即点头道：“就依老卿之见，可传朕之旨意，将金童免斩，提回，待朕面责一番。再差太白金星送他下凡可也。”

太上老君来至斩仙台，将旨宣读毕，即命刑曹星君放下金童，便领了金童

复至通明殿。那金童俯伏请罪，玉帝道：“尔乃随朕之金童，奉旨往取温凉玉杯，刁二料你淆乱瑶池，圣母宫中违旨戏侮天孙，已是罪不容洙。姑念尔年幼无知，又有太上老君保奏乞免，故将尔提回不斩，今将尔贬下凡尘，稍令你二人流离，若知感受颠沛之苦，然后使尔等赎罪婚配。”降旨已毕，太上老君谢恩退出宫外，驾起祥云，回兜率宫去了。这里玉帝降旨宣召太白金星上殿，玉帝命带送金童下凡投胎降生，太白金星领旨，带同金童退出通明殿去了。

玉帝退朝回宫，来至玉清宫中，圣母迎接，分君臣坐下。圣母问道：“太上老君请驾面奏何事？”玉帝即将太上老君乞免金童赦罪之事，并复行贬下凡尘之旨意，宣谕了一遍。圣母道：“这也使得，待臣回宫之时，亦将天孙女打发河东织工，倘有疏忽，再行严加约束。”玉帝点头称是。圣母即起身，别驾出宫。走过通明殿，出了午门，仍坐六云车，那些随行的黄巾力士及仙女等，拥护驾云而去。一路上五色祥云，万仙往来，络绎不绝。只见风送云车，转眼之间，已到了瑶池宫前。

圣母下了六云车，仙娥宫女扶侍进了瑶池宫中。圣母坐定，即命仙女去呼召天孙织女。那仙女领了懿旨，来至瑶池西旁拘仙室内，即将天孙带了，连同看守仙女齐至宫中。天孙织女见了圣母，即跪下请罪。圣母责道：“吾适才带同金童送呈温凉玉杯，至通明殿，已奏知玉帝。尔等凡心之事，玉帝大怒，降旨将金童推出问罪，幸而太上老君仁慈保本，玉帝准免死罪，姑念年幼无知，贬下凡尘受苦，已命太白金星送往下界去了。”天孙织女一闻此旨，大吃一惊，心中也不免怜惜，又不敢辩护。圣母又责道：“彼已受贬下凡，难免颠沛之苦，亦不容汝独享安逸自在。”遂向看守仙女及黄巾力士道：“着尔等押送天孙织女往天河东云锦宫内，令其终日工织，不得疏忽。尔可监管，倘有不遵情形，速来奏知，再行严加处置。”天孙织女听了此旨，吓得魂不在身，即叩头乞求免。圣母怒道：“尔尚不愿领罪？岂不知自作自受，何得违抗天律？尔若从事工织不肯疏忽，玉帝自有怜惜之心，待彼此圆满之日，或可令尔等赎罪婚配，此时何得多渎。”天孙织女见圣母降下这一番懿旨，心中虽是懊悔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只好俯首领旨。当下看守仙娥及黄巾力士领旨，押着天孙织女，出了瑶池圣母宫，一同驾了一朵祥云，冉冉而去。

正行之间，那黄巾力士笑道：“天孙仙女此去虽是苦工，尚有圆满逍遥之日，大凡成仙成佛，俱是先苦而后甜。遵守天道，不曾轻举妄动，上帝自生怜惜之心！”天孙织女道：“此事发生之初，真乃是料所不及，我见金童举止温和，不过路生怜惜之心，故有一笑而已。不料金童放胆行为，摘去梅花留情，所以合当如此，触动帝怒，令我二人彼此分离。正所谓薄命鸳鸯！”天孙织女言及至此，那眼中的仙泪不禁滚滚而下。那看守的仙娥劝道：“天孙，请勿

悲苦！此番同到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，我亦陪伴天孙司事，当动则动，当静则静，自无寂寞之苦了。”天孙织女道，“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，只好进行而已！不知金童贬了下界，受何种苦痛，什么折磨？恐其不能安闲自在，即如我居天河之东工织，总比凡尘安逸多矣！”众仙你言我语，不觉已到了天河之东。各人下了云头，四面一看，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，不见边岸，那些鹊龙巢穴，奇形怪状。天河东西长有九十一万里，南北阔有三十一万里。阅书诸君，这非著作之人说荒唐之言，不足凭信。在下曾阅天文星相书籍，上载明天地之形色，并非方正，乃长而且圆，故有此项之称。闲文少叙，但言天孙等众仙，四面游览已毕，一同进了云锦宫。只见守宫仙女接着天孙仙女，送进宫内，并通报云锦圣母。云锦圣母听了天孙侵犯天律，不免又警戒了几句，即命守宫仙女，同往工织室内从事而去。又打发黄巾力士回瑶池去复命，黄巾力士领命退出宫外，仍由原路去了，直至瑶池圣母宫中复旨不提。

这里云锦宫内，天孙织女同看守仙娥来至工织室中，从事工作，终日辛勤，天上人间，同是一理。所幸看守仙娥同伴司事，倘天孙悲苦，即从旁慰劝。回念：“那日一起凡性，以致二人败露至此，彼此分居天上人间，怎不令人心暗痛！金童若非为我遭贬，我也不怜于他。可见情由冤结，佳偶天成，刻下受苦，但愿后来成为夫妇，也不枉痛苦一场！”思及至此，倒在仙榻昏昏睡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牛员外晚年得子

#### 恶马氏唆夫占产

话说天孙在云锦宫中工织室内思前想后，想到悲伤之处，不免长吁短叹，又舍不得金童凡间受苦，回想旧情，倒身仙榻之上，昏昏睡至天明。清早起身，泪痕犹存，看守仙娥婉言劝慰了一番。由此终年终日工织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已到正月初六日，玉帝圣诞之期已至，在三十三天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，各位神仙星官及瑶池圣母、云锦圣母、观音大士、八洞神仙、一班仙童仙女，拥卫玉帝乘坐逍遥辇，驾五色云，至兜率宫，太上老君朝服迎接圣驾，下了御辇，升了宝座。众仙朝见，拜祝圣寿无疆。老君供献金丹，众仙谢恩，蟠桃大会举行仙乐，说不尽三十三天繁华圣景。正是：

此曲正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头。

众仙祝寿已毕，仙乐告终，玉帝起座，老君送了圣驾。玉帝仍乘逍遥辇回宫，众仙各自驾云去了不提。

再说太白金星领了玉旨，带同第十二金童，驾了一朵青云，经过天河，来到南天门。往下界四面一看，只见雪飞六出，即知五谷丰登之兆。即向金童道

：“今年下界物阜民康，河清海晏。但投凡胎，你须择其人地两宜之处，方可安插仙体。”说着屈指一算，应往下界中州地点(即今称河南省，因河南在华夏之中，故曰中州)。那河南有个洛阳府洛阳县牛家庄，有一牛员外，家财豪富，发妻早丧，只生一子，名牛金成，娶媳马氏。后来牛员外因子不孝、媳不贤，后又续娶李氏。过到三年，尚未生育。忽然身怀六甲，将届临盆。所以太白金星在南天门早已算到，已知牛家可落。随同金童出了南天门，拨落云头，直向河南而来。一时之间，到了洛阳府地界，直扑牛家庄牛员外家，方才止住云头，太白金星即放下一阵清风，把金童下去投胎。金童明知受苦时日已至，不禁泪如雨下，哀告太白金星道：“小童今日遭贬，莫不悔恨前非，然事到临头，不可挽救；但难满之日，尚祈星官届时超拔天庭，小童即感谢洪恩！”太白金星点头允诺。霎时间，金童随风而下。太白金星见金童别去，投下凡胎，即起身仍行驾云回天宫，至通明殿复旨不提。

却说牛员外见后妻李氏将届临盆，忙请了稳婆照管一切，忽见丫环报道：“上房李夫人生下一男。”牛员外心中欢悦不尽，忙谢了稳婆几两银子，送出去了。又雇了两名侍女，耑以扶持产娘。惟有牛金成夫妇，心中大为不悦，却也不敢出口，只好夫妇暗中说话，终是无法可治。惟有暗骂其父：“老而不死，今已五十有余，年纪已老，又育儿子，可见令人切齿！此恨此怨，何日可以勾消？”这里牛金成夫妇暗自怨恨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金童下凡，托生落地成人。那李氏产下儿子，稳婆包洗之后，送到床上，李氏一见，心中大悦。自此产妇调养，自然看顾周到。转瞬之间，已届一月。到了满月之日，牛员外吩咐家人张灯结彩，桌椅屏帏，收拾得齐齐整整。诸亲眷友，邻里乡党，皆来致贺。到了这日，大厅上热闹非凡，梨园歌舞，音乐吹打，猜拳行令，一时间哄闹满堂。牛员外又至上房，吩咐丫环将儿子抱出

，  
光阴荏苒，韶华易过。牛员外生了幼子金郎已是六岁，此数年以来，无非凡事护庇幼子，往往和长子金成吵闹，所以逐日气闷在胸，遂染成一症，偃卧在床。虽有李氏伏侍周到，惟年纪已越花甲，血气已衰，精力枯耗，延医服药，终不见效，病势日增一日，渐至饮食不进。连日招呼金成夫妇看护，非但置之不问，而且任意挥霍家财。一日清晨，李氏见牛员外病势已深，骨瘦如豺，惟有束手待毙，别无他法可治。坐在床上，手中携着金郎，悲泣道：“君家病势沉重，医药罔效，长子又不顾问，妾一女流，亦无可如何，一有不幸，叫妾如何是好？遗此小冤家，虽有家财，尔之长子不肯保守，任意挥霍，叫妾与此幼子置身于何地？不如与君三人同行罢了！”牛员外劝慰道：“夫人不必远虑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即如我死之后，尔可领带幼子长大成人，目下虽然

苦守家庭，有依靠幼子之希望。望夫人宽放心胸，我在九泉之下，阴魂自有庇佑！”夫妻正在谈论之间，忽报长子到来。不知长子来此所为何事，且待下回再为详叙。

#### 第四回 一旦无常员外病

##### 逝 喜怒不测金郎被打

再说牛员外夫妇正谈话之间，忽然长子到来，走近父亲床前，见继母流泪不止，想必思虑将来过活方法，也并不曾追问情形。李夫人一见长子到来，即拭干眼泪，并不声言。牛员外见牛金成立在床前，即叫他坐在一旁，便低言道：“我儿到来，曾知为父病势如何？”金成道：“孩儿特来探询病状，连日因庄田收租忙碌，租户联欠不清，已令家人急行追讨。今日由外面回来，闻得父亲病势加重，故面前来省视，还是再行延医诊治，还是另作方法？请父亲训示儿子！”牛员外听了长子之言，似乎说得有理，一阵心酸，垂泪于枕，悲声道：“为父病症已入膏肓，谅亦不可收拾。倘若我死之后，吾儿须要保守家产，格外宜勤宜俭，切不可因父已死，无人约束，任意浪荡。须知为父死后，宜知父死犹生，即幼弟生存，继母在堂，亦当好生看待。尔妻生性骄愚，亦宜和平对付于伊，且不可时常吵闹，为父在日，尚未亏待尔等，若非为父，岂不惹人传闻笑柄？”言及至此，气即不接，只有微吁而已。牛金成听了其父一番教训言语，也感动心思，自己觉悟，不禁泪流满面，发语慰道：“吾父之病既入膏肓，不及诊治，皆因年老血衰之故，倘父亲归天之后，儿自竭力孝敬继母，友爱幼弟，乞父不必挂在心头，只管放心便了！”正说之间，牛员外已变了气色，痰塞心胸，立刻气绝而亡，登时眼闭足直，丢抛恩妻姣儿，撇弃万贯家财，一赴黄泉，万般皆休，任凭妻子如何痛哭，竟不回头一顾。呜乎！人生百年，只享三万六千日，一旦无常，各自纷飞，昔日宠妾爱子之心，完全湮没，实可凄可惨。正是

慈母守节，难免思夫之苦。

孤子生存，恐遭恶嫂之谋。

亲戚不能顾问，家产不久分析，

事到如今无挽救，话言至此更惨伤！

牛员外已经死了，不必多言。这里李夫人及长子，长媳皆痛哭不已。惟有李夫人痛心尤切，幼子金郎尚不知人事，那知父死悲伤？所幸金成到感动了孝心，料理衣衾棺槨，一切周到，讣报亲友，择日开奠出殡。至期，亲友奠祭纷纷，孝幕高悬，丧堂齐整，并有僧道斋醮。忙了多日，候期出殡，届时归葬山林。自此金成子顶父业，掌管家财，马氏更加得意，岂受继婆节制！那李夫人自丈夫死后，悲哀过甚，身体亦渐衰弱，面黄饥瘦，守持了一年有余，即成了



心劳重病。加之爱子心切，思夫意深，随得一病，卧床不起。金成到也孝敬，不忘父亲遗训，即忙延医供药，那知命该如此，并无挽救之法，也就一命呜呼尚飨了。正是：

夫妻同赴黄泉路，叔嫂阴谋发现来。

牛金成见了继母已死，即忙收拾棺殓殡葬，又花用了若干银钱，也如父亲一样，送侍归并山穴，了结父母的手续。而金成格外感想家情，心中甚为悲苦，但念幼弟今年方才七岁，父母双亡，亦甚怜爱金郎。惟有马氏执掌内务，雇用九个耕夫锄种田园。但不时将金郎以小故毒打，而金郎年虽七岁，颇知人情，故不敢告诉其兄。金成有时赴城经市，有时出外收租，尚不知其妻凌辱金郎。

光阴似箭，日复一日，又过了新年，金郎已是八岁了。一日，正值三月天气，桃红柳绿，金郎独往后花园内，吹放风筝。只见天气晴和，蝶舞花心，儿童玩性，大地皆然。金郎一人也在后花园中顽耍，不料风筝吹放上去，只剩了一根线捏在手中，适值那日风气愈大，风筝随风飘上。金郎只管挪索，脚步站立不住，被风一刮，连人拖带。那防桃树旁边有金鱼池一口，其中蓄金鱼之水不过一尺余深，金郎忽然被风拖到池边，“扑咚”失足跌下，那风筝线索也放了飞上天去。金郎跌了下去，浑身衣服浸湿，所幸水不大深，尚无生命之虞，却吃了一饱池水。扶爬起来，抓住石栏慢慢步履而上。人虽不曾淹死，但衣服却无一点干处，只得立在牡丹阶前，迎着太阳熏晒。若是回到家中，又怕大嫂见了毒打，思及于此，眼中垂泪，仰面朝天叹了一口气。说也奇怪，正值太白金星驾云经过，系往北斗星君处面商要事。正行至此，只见怨气通天，遂止住了云头，向下界一看，方知第十二金童遭受苦难，心欲怜救于他。又屈指一算，尚有五年的苦难始能超升天庭，又想：“目下不能挽救，我须升奏玉帝，再为另酌方针。”想及于此，又驾云而去。那金郎正在垂泣之间，后面忽来家人呼唤。走近金郎面前，见其衣服湿透，便问其情由。金郎以情始末告之，家人方才知，只得安慰几句，并言：“若见其嫂，老仆自当说情。刻因午饭已备，不见你在厅-亡，故命我来寻唤你的，你快随我来罢！”金童只得垂头跟老家人来到厅上吃饭。将走至厅前，马氏已在席上自饮，而其兄金成并不在家。马氏一见金郎到来，不觉怒由心生，又见其身上衣服全湿，更加火上加油，便喝骂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！吃饭不知时候，穿衣不知爱惜，我命老仆唤你吃饭，谁知你要到水晶宫中去，你今方在幼小之时，倘若长大成人，岂不大闹天宫？今日午饭罚免不许吃。待我吃了饭，再行处治于你！”说着，一面吃饭。登时吃罢，即伸拳卷袖，上前一把握住金郎，脱剥上下衣袴。那老仆知事不妙，怜惜屡次受其毒打，今番更加利害，忙上前扯住马氏。马氏怒不可遏，恶眼

圆睁，横肉显面，骂声老仆，“打死有我抵命，与你无干！”家人、婢女向知马氏凶恶，不敢强制而行，只得退立一旁。这马氏将金郎上下衣袴剥得干干净净，一缕无存，手执三丝藤条，浑身上下一阵乱打，打得皮破肉绽，鲜血淋漓，白肉变紫，周身无一点好肉。金郎只得号呼痛哭，哀求大嫂少打几下，马氏那里肯听？忽被金郎抓住藤条，哀告道，“且请大嫂息怒！我的身上已打得鲜血淋漓，就如小叔作了你的儿子罢！不然尚请大嫂看父母面上，容我一次罢了！”马氏喝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！还敢巧言舌辩？今日不打死你，不得干休！”说着，即抽藤条过来，又欲痛打。正在喧嚷之时，金郎正在痛哭之际，门外来了挽救星，仆人皆大欢喜。欲知来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恶马

氏存心害小叔

话说金郎被马氏正在痛打，痛哭之际，忽然来了一人，你道是谁？原来其兄牛金成由城内回来，闻得内厅喧吵之声，即忙大步奔入。见马氏揪住金郎毒打，上前将藤条抢在手中，便向马氏打了十余下，把马氏喝开一边，然后拖过金郎立在身旁，代他揩拭血迹，又命家人打水来洗净，穿好衣服，叫他吃饭。金成怒犹未息，以手指着马氏骂道：“你这泼妇，良心何在？时常毒打幼小之叔。今日不知何故，又遭你的毒手？幸我今日回来，若非我来，你岂不将他打死？自此以后，如再故违，那时定不同你干休！”马氏被丈夫打骂了一顿，满面的羞惭，停了一刻，方立起身来，进内房去了。金成又问了家人几句，方知金郎被风筝跌湿衣裳被打，也自感叹了一回。坐在厅上，自己思想：“父亲遗命，嘱我好生看待幼弟，不料不贤之妻凌虐于他，真正令人可恨！今幼弟年已八岁，可以入学读书，以免时遭惨害。或者得受师训化，智识既可以开通，又可以脱离悍妇之手，亦免我内顾之忧。”想及至此，主意已定。立起身来，四处查看家情。

过了几日，即托邻人请了一位秀士，姓任，名笑凡，在家教读。金成即命家人收拾前厅东书房三间，打扫干净，择了黄道吉日，正是初秋七月的天气，请了先生到家，教金郎读书。任笑凡作西宾颇有经验，金郎也甚聪敏，师生互相亲爱。读了一年，四书过目不忘，聪明无比。自从那日被金成责打马氏以后，又命金郎另居读书，虽然仇恨在心，不敢再下毒手，但夫妇之间，不免发生不睦之态度，却也不大妨碍。到了次年，金郎年已九岁，读了一年书籍，加之先生训诲，智识稍为开通。无如金郎的难星未满，不能脱离苦海。忽然教师染病卧床不起，未几去世。金成又化费了葬殓银钱，了结丧事。自此金郎又无先生教读，虽自己聪敏，也就半途废止，不免陷入于苦海之中。金成不在家中，衣不得暖，食不得饱，早晚打骂，在所不免。金成岂能保护周全？金郎受难

，暂行按下。

再说太白金星，那日驾云行经河南地界，见金郎这番情形，发起慈悲之念。往北斗星君处，公事已毕，返天庭至通明殿玉帝驾前复旨，奏道：“那年陛下命臣送贬第十二金童下凡投胎，臣昨日驾云行经此地，忽见怨气冲天，拨云一看，始知金童备受折磨。虽金童应受劫数，诚可怜可悯！臣特奏请圣上赐解脱方法，不然，恐遭其嫂毒毙，无可挽回。”玉帝闻奏，谕道：“第十二金童那年下凡投胎，至今方有九岁，须到十三岁，方可圆满超升天庭。卿既有怜爱之心，又恐其嫂毒毙，卿家有何方法令其解脱么？”太白金星奏道：“陛下既发慈悲，臣就陈奏挽救方法。金成家中有牝牛一头，刻下腹怀楠牛，准予明日生产。陛下可降旨，命金牛星下凡，托附牛身，使其产下，可和金童作伴。有患难之处，金牛星自然报告金童，即可免性命之虞。”玉帝闻奏，点头允许，降旨道：“差卿往斗牛宫，命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，以待金童难满之日，金牛星可以化身脱离，搭救同上天台。”降旨已毕，玉帝退朝回宫不提。

太白金星领了玉旨，退出通明殿，走到朝门以外，驾云而去。一路由东而西，经过天河东云锦宫旁，直往无尘大道，至斗牛宫前下了云头。进入宫中，至西廊下会见金牛星，面宣玉旨。金牛星不敢违旨，遂别了天神天将，携带天书宝物，随同太白金星出了斗牛宫，同行驾云，直往南天门。出了南天门，直往河南地界，到了洛阳县牛家庄上，拨云分别下去。太白金星自驾云头回天庭复旨不提。

且说金牛星带了天书并宝物藏在身上，下来附入牛身。那牛正在临产之时，将欲产出，金牛星已化魂入魄于牛身。阅书诸君驳问在下编辑之人胡言乱道，“那金牛星既下凡投胎，何以携带天书宝物，难道化作牛身，尚能施用天书宝物么？”诸君有所不知，神仙举止，凡人何能识破？那可与人见闻。即如人犯天条，欲作隐恶之事，忽然半空中霹雳一声，恶人立时殒命，又不见神仙的迹影。可见神仙行为，天机奥妙无穷，凡人安能得知？闲言少叙，再说小牛产下之后，牛金成忙命家人代牛洗浴，及看待老牛等事。以后老牛不久亦生病而亡，但剩下小牛一个。那小牛渐已长大，能以耕种田园，能知人事，又能言人语。那牛说话，却只对金郎一人可言，对金成众人概不出声。自金郎废学以后，又过了一年，无事可做，无书可读，每日受其虐待，说着令人闻之酸鼻，听之伤心。正是：

吉人自有天来相，苍天不加悔罪人。

马氏见金郎已经十岁，不准金成再请先生与他攻书，叫他终日牵牛牧养、上山放草，金郎不敢不遵，只得牵牛上山，竟牧耕牛。那牛颇知人事，见了金郎之面，似乎故旧一般，摇头摆尾，喜悦形状。到了山上，任金郎坐卧玩耍

，并不擅离左右，早随金郎而出，晚随金郎面归。马氏以金郎作了牧童，更加视如猪狗一般，命金童日里上山牧牛，夜间牛栏内同眠。金郎也不敢违抗，只得依从。一日晚上，金郎睡在牛栏以内，将至半夜，正在浓眠之际，那牛以足踢醒。只闻牛言道：“小主人金郎醒来，我有言向你说明。”金郎被牛脚踢醒，唬得魂不附体，怎的牛能说起话来？又听了那牛说道：“金郎，你明日午饭之时，有性命之忧，我故把你踢醒，告诉于你。”金郎诧异道：“你何以知吾明日午饭之时，有性命之忧？请道其祥。”那牛回道：“你明日回府吃饭，你嫂特制药面，你兄进城未回，正好毒你。我已知此事，预先告诉于你，免你受毒。”金郎道：“我嫂有心害我，固是真情，但不知你非人类，何以予知？”那牛道：“我既在府上为牛，彼此主奴均有缘分，问我何以予知，世人以畜类口不能言，惟耳可以灌听百里。即如我作人言，此不能泄露天机，你也不必追问，只好紧记在心便了。”那牛言讫，再不做声，便倒身下卧。金郎见牛如此，自己仍卧一旁，想来想去，终是不明：“既嫂害我，牛能予知，牛依人言，甚为奇怪。”若知明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六回 大分家仅得一牛 小便宜马氏欢心

话说金郎睡到天明，仍牵一牛直往山中去了。家中恶嫂马氏果然应牛之言，暗中买了砒霜放和面内，另作毒金郎之用。到了晌午时分，金郎回家吃饭，走至厨房，马氏指着一碗面，令其取吃。金郎一见是面，心中注意，曾记夜间牛告之言果然不错。虽端在手内，不敢吞吃。马氏见其持而不食，即上前打一下，谁知打也不妨，面碗打落在地，立时化火一阵闪光，吓的金郎面如土色，又怕马氏打他，即忙飞逃去了。逃到山上，那牛还在山上吃草，金郎跑至牛面前，哭道：“牛呀，牛呀，你昨夜所说之言果有此事，幸你预先告知于我，不然你我生死各别！”那牛闻言，点头答道：“今日发生此事，你兄不在家中，你固不能回家。到明日午时，你兄准到家中，那时回家去面告，你家兄长自有道理。”那牛言讫，也不再言，吃草去了。

金郎即依牛言，饿了一天一夜。到了次日至牛方回，守门老仆连忙告诉道：“小少爷回来了！你兄已经回府，并查问你的消息，老奴已将始末根由禀知大少爷。大少爷此时在后厅怒骂你嫂，你可乘此进去。”金郎一听，依言进见兄长。行礼已毕，站立一旁。马氏一见金郎回来，肉眼乌珠，恨不能生食其肉，金成即令其先吃午饭，席上问其情由。不一时饭毕，又指马氏骂道：“你这狼心泼妇，尚作昧心之事，我也劝勉多次，不但心不改良，而且更加利害，足见自古有云：‘最毒泼妇心’！我亦别无他法，只得请母舅到来，分析家产，免至损害吾弟。我亦不能忘却父亲遗命，又免外人传闻笑柄。弟虽年幼，可

着老家人伴他过度，使你这泼妇无从下手！”马氏闻得此言，竭力反对，并不赞成。金成怒发冲冠，立身冲上前去，揪住马氏头发，捺倒地下，殴打一顿，打得马氏号啕痛哭，幸而众家人上前劝解，将金成挪坐椅上，又各人慰劝了几句，始得安息。金成走入书房，亲笔写了请柬，命家人去请母舅安云生来府，分派家产。老仆领命，拿着一张请帖，跑到安云生家中。安云生接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母舅大人尊鉴：久未叩询，孺慕奚如。兹因家门不幸，父母相继辞世，聊有家产，难释内顾之忧，每出经营，多为外务之迫。惟有幼弟在家，屡遭恶嫂虐待。今忆不负家父遗命，好生看待起见。是以帖请大人移玉下盼，以替甥等分派家产为荷。特询金安！

安云生看罢，想道：“妹丈死后，遗留幼子，既遭家嫂凌虐，只有分居最妙。所幸大甥尚有爱弟之心，这也难得。”想罢，即穿了衣服，随同老仆来到牛金成家中。牛金成迎入大厅之上，酒席款待。吃毕，家人送上茶来，吃茶之间，安云生道：“贤甥早晨有书相邀，阅之不胜诧异，尔父去世之时，只生存你们兄弟二人，家产巨富，须要兄友弟恭，夫唱妇和，方可慰尔父母九泉之念。如何欲分析家庭起来？”牛金成道：“娘舅有所不知，兄友弟恭，甥非不知。惟不克夫唱妇随，又时常凌虐幼弟，本不忍出，甥深恐幼弟遭悍妇之毒手。”安云生又责马氏道，“甥媳如此生性，却于道理上大有非分！小叔在家，亦应好生看待，打骂于他，可算恶极。何可令他同牛伴宿？世界上那有这等狼心狗肺的人！贤甥决意与弟分居，亦是幼弟顾全之一策。我今到来，只好实行此事。”说罢，即叫金成取过纸笔，金成遂命家人，将文房器具取来桌上，磨浓墨汁，打开家产账簿，安云生即带上了眼镜，细看一遍，即执笔挥写道：

立分产书人牛金成、郎兄弟二人，今因家门不幸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外务纷纷，内顾多忧，生存兄弟二人，虽然兄友弟恭，不能夫唱妇和，于是分析各居，以免发生意外之事。谨请母舅大人证为分派公正，省得挣多擦少，尚望保守家产，再兴门庭，以慰双亲昔日之希望，兄弟各执一纸，永远存照。

牛金成、郎同立

马氏坐在一旁心不甘服，恨不克独吞家产，逐出金郎，无如母舅公正分析，那听马氏唆弄？当下即命金成、金郎二人签押，金成随即签了，金郎上前说道：“兄长虽然签了，我不听尊命！”说着一溜烟跑上山去了。金郎不肯签字，在阅读诸君不知是何意见，因金郎有什么事情，定要同牛暗中商量，凡事听信牛言，照依而行。金郎到了山中，那牛已知因事而来，早早摇头摆尾，向着金郎道：“你此时到来，莫非有事相商么？”金郎道：“正是有事相问，因兄和我分产，娘舅已写好分帖，命我签押，我在疑虑之间，故来询问于你，你想

此事如何解决？”那牛道：“我看家产，你亦不必贪图。人生贫富本由天定，何必学那愚夫之心念？你可此刻回去，对你母舅声明：家产全归兄长执受，只领耕牛一口，朝夕作伴，余只衣食而已，坚持二句可也。”金郎道：“我亦赤手空身，家产丝毫不受，刻下不妨，将来有赖何？”那牛跳足道：“我虽畜类，言不虚传，以后自有道理。”金郎见牛如此回答，也不再言，连忙下山跑到家中。安云生尚坐立厅上与金成谈论，一见金郎到来，便欣然仍令签押。金郎上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承母舅恩待，甥本不该违命！无如年幼不能执掌家财，暂托兄长收执，我只领取耕牛一口，余则丝毫无干。”云生道，“子顶父业，理所当然，何能你兄一人承受？既是如此，不如不分。”金郎道：“请兄领受，我享衣食而已。耕牛我领，兄亦不得专权。”云生、金成见其如此一定的主张，只好听从其意，签了字样，进出安云生。惟有马氏心中快活，以为：“这小畜生自己倒运，将来一世看牛，早晚饿死。我这里却安安稳稳独吞家产，好不快活！”正是：

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万般不是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 天孙女宫中思情

### 玉清殿圣母请旨

且说金郎自分家以后，放牛回家仍在兄嫂处吃饭。马氏以家产完全独享，心中甚是满意，一日三餐随茶便饭，金郎稍减苦痛。且年岁渐已长大，知道好歹，马氏若更加虐待，又怕告诉其兄，兼之家人暗中劝勉，所以糊涂过了一二年，金郎已有十二岁了，不时与牛作伴，有时牧牛、看书。金郎如今安好，这且按下。

再说天孙织女自那年同看守仙娥，往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，固然日夜勤劳，那一种凄凉苦楚一言难尽，不知何日可能圆满？一日工作晚歇之时，适值大雪飘天，龙藏形，鹊匿巢。窗外惨景，引起愁人心事，即叹道：

于工天宫我尚苦，贬下凡尘他更凄。

天孙织女叹罢，向守宫天娥道，“我至此多年，终年终日受此苦处，不知何日何时可得圆满之期，跳出陷坑之外？尚有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，不知往何地方，又不知受何苦处，不知尚有相会之日否？”看守仙娥答道，“天孙勿须多悲，玉帝自然知道，安有受苦不得圆满之日乎！即第十二金童凡尘受苦，亦是天数，无须天孙多虑。”天孙织女道：“话虽如此，金童若非因我之故，彼亦不至贬下凡尘。今已分离一十二年，尚不曾得有一相会之日，我明日定要仰叩云锦圣母，转奏玉帝，何日可届圆满？”看守仙娥道：“我劝天孙耐守，候玉

旨便了！”二仙女你言我说，不觉昏昏睡去。直至天明，天孙硬着头皮来至圣母殿上，叩伏禀道：“多蒙圣母收留十二年，小仙女勤劳工作，苦不堪言，但不知何日可得圆满，又不知能与金童再有相会之日否？乞圣母准旨，转奏玉帝！”云锦圣母道：“天孙不必问我，今年已届十二年，还有一年，至明年此日此时，汝等始可圆满，刻不心慌意乱，亦是枉然。还请天孙耐守！”天孙泣道：“圣母所言，小仙自宜谨慎小心，届期尚祈通示，以遂吾等之心愿，藉可以了夙缘，那时再为拜谢洪恩！”云锦圣母道：“此时不必多渎，纵然急破心肠，不能逆天而行，快往工室中去罢。”天孙织女领命，仍回工室去了。这里圣母坐在殿上想道：“天孙织女尚有怜爱金童之心，可见感动了夫妇之情。闻得瑶池圣母前次所言，玉帝已允许难满，可以婚配，不免明日待我拜谒瑶池圣母，可有挽救之策？”云锦圣母想罢，又一转念道：“天机已定，此时去问，也是枉然！”故此就未曾前去。

韶光易逝，日月如梭，转瞬之间，又是一年。将届七月初间，正是第十二金童超升之日了。天孙织女又耐守了一年，无非时常要求云锦圣母作法。圣母准其代为转达，故至此时，不得不代往动问，即传命众仙女预备云车，往斗牛宫瑶池圣母处去。仙娥领命，即出了云锦宫，沿天河直往西方，经由无尘大道，顷刻之间下了云车。将到宫门，守宫仙女见云锦圣母到来，连忙至内宫奏知瑶池圣母。圣母闻奏，即同宫娥来至殿上，只见云锦圣母同仙娥已至阶前。彼此相见，一同坐下，仙女捧上仙茗甘露水来，啜毕，云锦圣母道：“特来奏询圣母，那年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，工织多年。今已圆满之期，特来会商如何办法？”瑶池圣母道：“圣母今日至此，我也知为此事故，既若辈各受了苦楚，玉帝亦有怜爱之心。今日暂请圣母回宫，我明日即到通明殿玉清宫中朝见玉帝，请旨定夺。然后差太白金星下凡超拔金童、金牛星同上天庭，完全一切手续。”圣母笑道：“悲极生乐，乐极生悲，乃理之恒情！我们当从中撮合，方作慈善之念。”瑶池圣母点头称是，笑而不答，云锦圣母遂告别而去不提。不一时，天妃圣母又到，步入殿，瑶池圣母也是招待。谈了多时，瑶池圣母告以云锦圣母已经来过，又劳天妃圣母到来，实为慈念之所致。二圣母谈了几句，即告别出宫去了。瑶池圣母坐下一想：“事已届期，不得不申奏玉帝！”即命仙女取上文房四宝，铺上本章，亲笔一挥，奏册一本。次日清早，带同宫娥二名出了斗牛宫，驾起六云车，不一时，先到了玉清宫的仪门，步入玉清宫中。见了玉帝，伏俯山呼“万岁”，玉帝道：“有本呈上，待朕一看。”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臣瑶池散仙，奏达玉帝驾前，为超拔金童，天孙团圆事。金童自那年贬下凡尘受苦，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，已至十三年圆满之期，尚有金牛星下

凡拥护。仰乞陛下恩准，差太白金星下凡，带领金童，金牛星同升天庭，再和天孙织女配合，以了夙缘。此乞陛下垂鉴为幸！

臣瑶池散仙谨呈

此本呈奏玉帝，不知玉帝可能恩准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太白金星点化金郎

### 一封遗书留别兄长

玉帝看了呈奏，即叹道：“真是时光易过，不觉已是十三年，既是贤卿上本，理宜照准。可请稍待一时，朕当宣召太白金星上殿，差下凡尘便了。”瑶池圣母谢恩，即退至散仙院，听候玉旨。玉帝在玉清官吩咐圣母之后，即命内侍仙官摆驾到了通明殿。玉帝升登宝位，众文武星神俯伏金阶，三呼已毕，各归班位。玉帝降旨，召太白星君进见。太白金星连忙出班奏道：“臣谨候降旨！”玉帝道：“今据瑶池圣母奏称，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十有三年，今正圆满之期，乞朕降旨，令彼圆满，卿可领朕旨，往凡施行便了！”太白金星领旨，退出殿外，驾起一朵祥云，直往南天门去了。这里通明殿上玉帝退朝回宫，众星神各自散去不提。

再说太白星君领旨到了南天门，落往下界。一到河南地界，按住云头，四面查看一遍，只见金牛星正在山上吃草，又见金郎睡在一株松树之下，二目紧闭，呼声不绝。即按住云头落了下来，乃是一位大方道士形状，手持拂尘，缓步来到牛前。那牛抬头一看，见是太白金星，便摇头摆尾，欣然说道：“不知星官到来，有失迎迓，仰乞勿责为幸！”太白金星笑道：“金牛星，你在这里好么？我特来探询你的。曾记在天宫时，所食仙桃，仙果，龙肝、凤髓，那知到了下凡，竟吃荒山野草了，实在令人心痛！”说着，嘲笑了几句。金牛星道：“星官勿要取笑！我也为挽救金童而来，并非我自己的障孽以至于此，星官何必取笑我呢？”太白金星道：“你为挽救金童而来，我为请你到此。如今金童下凡十三年，亏你终日作伴，遇有不测之事相商，患难告知，如此赤心忠胆，实可钦佩！今奉玉帝圣旨。命我至此，令尔等同上天庭，你可唤醒了金童，以情告知。”金牛星领命，到金郎面前，以足踢动。金郎惊醒，忙起身问道：“唤我何事？乞道其详！”那牛道：“现在太白金星奉旨下凡，命你我二人同上天庭，快上前拜谒太白金星去！”金郎一闻此言，甚为诧异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仙长坐在面前大石之上，向金郎笑嘻嘻的招手，似乎呼唤他的一般。金郎又闻牛告知此情，只得上前，向太白金星深深一揖，道：“仙长下降，感恩不尽！又闻牛言，仙长至此，原来超拔我等同上天庭的，我等是凡人畜类，安能上天？”太白金星笑道：“适才金牛不曾告诉你么？你们二人均由我送至此，今已届十三年，玉帝仍差我带尔等随我上去，以了结尔等之夙缘。



”说着，太白金星即由耳中取出一粒仙丹，命金童接下而吃。金童就接在手中一看，见那一粒仙丹有桂圆大，形有五色，不敢吞吃，那牛在旁道：“只管吞吃不妨，吃下包你明达。”金郎依牛之言，吞吃下去。不一刻，但觉身体轻爽，精神充足，向太白金星叩谢道：“多承仙长恩德，感佩不忘，无以为报！尚乞仙长明白指示。”太白金星道：“你本来系天台玉帝驾前第十二金童，那年玉帝圣诞，命你往瑶池圣母斗牛宫中，借取温凉玉杯。你到了斗牛宫中，见天孙织女美貌，你即违旨戏侮天孙，摘取梅花，触动帝怒，将你贬下凡尘，遭受苦痛，今已十三年，已届圆满之期。金牛星因你在凡，恐有性命之虞，故玉帝差他下凡挽救于你，你亏他伴你受苦，若到玉帝驾前，当保奏几句才是。但是你兄对待于你，尚有恩德，你今辞别于他，虽不面告，亦应遗一纸书，以报手足之谊！”

金郎听了这一番话，方知始末情由，恍如茅塞顿开，更加仙丹感动，已有五分仙气。当下寻了一块白石，吹了一口气，那白石就变化为纸，又以手在石洞内取水，浇在泥尘之中，立时又化一堆墨汁，又折了一枝松枝，仍呵了一口气，又化做一枝羊毫笔。遂坐在地下，伏在石上，持笔浸饱墨汁，挥写起来，登时写好，送与太白金星看了一遍。太白金星道：“就照此说，你快送去，我们在此等你。”金郎一溜烟如飞而去，来到家门，只见老仆坐在门内，起身问道：“小少爷回来了？请用饭去罢！”金郎道：“我有一封遗书在此，你可代递兄长，我也不进去了。”家人道：“少爷因何不进内去？只遗书一封，是何用意？请示详细！”金郎道：“你也不必细追，因兄长待我有恩，我故不能忘却，今日永别，故有书留言。又蒙老门公素日照应，我也拜别了。”说着，深深一揖，转身去了。老仆欲上前拖住，此时金郎吃了仙丹，已有半仙之体，老仆何能追及。自此金郎一去，永无会面之日，惟有遗书道谢而已，那马氏虐待于他，后来自有报应。众人追赶多时，忽然见牛大少爷回来，见老仆追得气喘吁吁的，立足问其情由。老仆别无他言，即把遗书递与金成。金成接在手中一看，大吃一惊。要看下回，后事自然明白。

## 第九回 马氏女恶贯满盈

### 会织女天河洗浴

话说金成接了老仆转递遗书，便走入内厅，拿了一张椅子，坐在窗前，打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金成兄长钧鉴：手足之情，恩同再造！素遭恶嫂惨害，若非兄长护爱，则弟之青春年少，早送于泼妇之手。弟本仙童下凡，今届难满之期，已蒙上界太白金星领同超生天庭。牛为作伴而来，亦是天神下界。自此弟同耕牛永别兄长

，再无相会之日，惟有遗书拜谢而已。父母香烟，尤赖兄长接续，家产成败，更是自己主权。此请仁安！

### 弟金郎遗书拜

金成看罢，坐在窗前沉吟不语，不由的一阵心酸，两珠怜弟之泪滚滚而下。正在垂泪之际，马氏走来看见，忙上前问道：“君家独坐，何以垂泪？想有什为难之处，不妨告知妾身，或者互相磋商，以解君闷。”金成闻了马氏唠叨之言，不觉怒发冲冠，即以书纸向马氏面上掷去，登时脑浆迸裂，倒地毙命。看书诸君不免又要疑惑，原来那书纸系石吹成，乃仙家之妙用，因马氏恶贯满盈，故金成以书掷去，即化作石块，石块掷在脑上，岂有不打死之理？马氏死于非命，乃凌虐金郎之报。吾劝世人，须以忠厚待人为佳，自然天相吉人，万不可效尤马氏！金成把书掷去，见马氏脑浆流出而死，甚为诧异，又见书纸化成一块石板，就知马氏应死于非命，即棺殓埋葬，一切完竣。自后，金成续弦之妻颇为贤淑，夫唱妇随，生子育女，家道重兴，此乃金成一生忠厚所致。这且按下。

再说金郎送了遗书之后，回到山上，那牛已经化生变作神将形状，身穿绿袍，密长红须，手执拂尘，戴了一顶金盔，站立一株大树之下。又见松树上挂了一张牛皮，毛色均相旧牧之牛，金郎知是变化身形。将至松树之前，太白金星笑道：“你送书信回去，此时府中出了意外之事，你可知道否？”金郎道：“我兄出外，书嘱家人代递，怎的有意外之事呢？”太白金星道：“你的书纸本是石板吹成，你来之时兄已回府，正在看书，马氏问故，你兄以书怒掷，纸化为石，马氏脑裂而死，此即虐待你的报应。如今闲言不叙，松枝上挂的牛皮一件，你可披在身上，方可升腾驾云，同上天台。”金郎道：“仙长令我披牛皮，可以升腾驾云，难道仙长和牛星官也是披皮么？”太白金星道：“金童有所不知，你乃投生凡胎，生成骨肉之体，那有升腾之能力？于是命金牛星化身脱皮，使你借皮升腾。兹已夕阳西斜，不必久延！”说着，来至松树前取下牛皮，念几句真言，手画二道天符，又用拂尘一扫，将皮披在金郎身上。三位星官登时驾了一片祥云，直向南天门去了。

到了南天门，顺扑无尘大道，来至天河之西，按住云头。太白金星道：“今日时已迟了，明日早朝方可见驾，面奏圣上，今晚暂在天河之西，神将行宫住宿一宵。”金牛星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三星君下了云头，立在宫外，四面一看，天河无涯，大水满天。天河边有浴衣仙台，有龙穴鹊巢，无尘大道旁有仙姝月桂，及各仙官宫室亭台，四处林立，无半点灰埃，真是逍遥极乐天界。一同进了天将宫中，并不见天将，只有三两位星官迎接三仙。一齐来至殿上，只见深堂大厦，陈列的琴棋书画，刀枪剑戟，弓箭盔甲，金瓜月斧等件。看

罢，又随太白金星到后殿，便是一个安静所在，四面如铜墙铁壁一般，两旁有厢房，内有床帐被褥，茶几桌椅，各色用品。三位星君步入内室坐下，有一仙童捧上茶来。金童举杯就吃，吃了一口，只觉奇味异香，非常解渴，立时腹中响动，似乎难过。原来由凡上天之仙，必先在天将行宫内洗净五脏中之凡食，再入天河洗净皮肤，方能成全仙体，又可进身于玉帝之前。当下吃了仙茶之后，太白金星知他洗肠净腑，说道：“可往后面净垢坑内大便去罢。”金童此时腹痛不堪，连忙跑入后面一所空小屋内，净垢池如凡间之浴池一般。金童蹬在池边，将凡食出得干干净净，登时神爽气清，行走如飞。回到前面厢房内，已是月光明耀，正是七月初日，天气尚热。太白金星见其泻肚回来，又说道：“你今洗脏之后，已成正式仙体，还须往天河洗净身体，方可进见玉帝，不然污触帝驾，致生事故。”说罢，太白金星打坐蒲团之上，服气炼形，闭目养神。金牛星在凡化身为牛，金童送书之时，太白金星已有金丹洗净他的肚腹，早已改皮换骨，况他下凡之时，带有天书宝物，无须出垢洗浴。金牛星也睡在榻上去了。

惟有金童忽然想起，昔年在王母瑶池宫中，调戏天孙仙女，如今彼此分离一十三载，又不知天孙仙女今在何处，心中甚是不安。即趁着月色光明，便私自步出行宫外，不见一神一仙，但见各地房舍四布天涯。信步而行，不一时到了天河岸边，遥见几位仙女在天河内洗浴。又见内中有一仙女，好似天孙仙女一般，定睛一看，果然不错。又一转念，男女各别，不能亲近。一面想，一面走，不一刻到洗浴衣台，私下偷取仙女衣服放在一旁，说也奇怪，恰巧是天孙织女之衣。金童偷了衣服，藏身于无尘道旁，以俟仙女寻衣。天孙织女在天河洗完浴，到浴衣台上，不见衣服，心中大吃一惊，猜疑不定。四面寻看了一回，又见众仙女均已洗毕，穿衣而去。这天孙织女一人在此，正在寻觅之间，遥见无尘道旁有一仙官，心欲上前查问于他，又见自己光赤身体，怎好见人？思来想去，进退维谷。金童远见天孙织女一人站在河边，料是寻衣不着，便把该衣夹在肋下，迎将上去。天孙仙女一见男子走来，光赤身体，岂不羞煞，欲避又不及，急得叫喊起来。金童见天孙仙女着急，忙又正色道：“天孙，不必惊慌！我也不是别人，就是昔年在瑶池斗牛宫中，戏弄你的第十二金童。摘取梅花，违了玉旨，触动帝怒，贬下凡尘，今及圆满之期，我又返上天台，却巧在此同你相会，彼此想有夙缘！天孙之衣在我这里，快去穿好。”天孙仙女一听是昔年金童，心中稍安，硬着头皮，走近前去，取衣穿好。两相行礼，天孙仙女挽住金童的手道：“我说是谁？原是昔日之十二金童！那年因我被贬，后来我也懊悔，抱歉之至，我在此先赔罪了！”说着，倒身下拜。金童忙扯着道：“天孙仙女不必如此，我心中决不埋怨你的。”天孙仙女又道：“自你被贬

下凡，我无一刻不在心中。后来我也贬往天河东云锦宫中，工织十三年，至今尚未超拔。你我三生有幸，今日不期而遇，足慰生平之望！”说着，两珠仙泪，滚滚下来。不知后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叙旧情二次遭天谴 召天

将大闹云锦宫

话说天孙仙女与十二金童谈话之间，不觉珠泪流下，彼此感念旧情，金童劝慰道：“天孙不必如此，我已下凡十三年，今届圆满之期，玉帝降旨，差太白金星下凡召我回上天台，今彼此偶忽相会，各悉苦情，就是天孙在云锦宫中工织多年，至今不曾超出苦海，吾见玉帝之时，自有相当解决！”说着，即以手帕替天孙拭泪。天孙仙女又道：“既你到了天庭，想必明日早朝与太白金星及金牛星同见玉帝，倘玉帝有怜尔我之情意，真是夙缔良缘了！”金童笑道：“事在天定，必不令尔我负莫白之冤。暂请天孙仙女回云锦宫，明日得了玉旨，自然补报前情。此时暂别！”说罢，二仙悲喜交加，各回所在去了。

金童回至天将行宫，到了内室，见太白金星同金牛星仍然睡着，也不去惊他，悄悄步至一张榻上，倒身卧下。一时天明，红日东升，三位星君以甘露净面漱口。太白金星道：“此时不早，不免我们快去复旨！”三仙出了天将行宫，驾云直往通明殿而来。不一时，已至朝门以外，下了云头，同入朝门，步至通明殿阶前。玉帝尚未登殿，只见众文武星官，俱立品级台前，候其玉帝升殿。不一时，金钟三响，玉帝驾登宝位，各仙官齐伏金阶，山呼已毕，帝赐平身，各归班坐。惟太白金星、金牛星、金童三仙俯伏不起。太白金星奏道：“臣领旨下凡，宣召金牛星、十二金童回阙，今已带回，一同见驾，请旨定夺！”玉帝闻奏，便道：“卿领旨下凡，不惮辛苦，始末料理周到，功堪尚嘉，加封护花、护情使者之职。”太白金星谢恩。帝又道：“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，陪伴受苦，足表忠忱，加封金牛大王。”金牛星谢了洪恩。玉帝又向金童道：“你昔年违旨，戏侮天孙，因贬凡尘受苦十三年，朕今怜悯于你，故命太白金星召回天庭。尔既知过必改，后宜慎重，不可复蹈故辙。朕今俯从尔等凡意，特赐婚配，以遂尔等之心愿。”金童只得谢恩面已。又命太白金星道：“卿可领旨，往天河东云锦宫中，降旨云锦圣母，赦出天孙，同往天河西灵藻宫内行结婚礼，以后仍然工作，不准弃职。亦宜犬唱妇和。”太白金星领旨，又向金牛星道：“金牛大王，你可仍回斗牛宫休息，有事再行宣召。”金牛大王领旨，退出殿外，驾了一朵祥云，直往西斗牛宫去了，按下不提。

这里太白金星候玉帝退朝，回玉清官去，方同金童出了朝门，又与各星神道别驾而去，仍由无尘大道回天河西天将行宫。还至内室，太白金星吩咐道：“金童在此少候，待我往天河东云锦宫去，宣旨于云锦圣母，赦出天孙织女

，那时我即将他带同至此，你们便可夫妻团圆了。”金童闻言，不胜欣喜，拜谢道：“老仙长玉成此事，此恩此德没齿不忘！”太白金星道：“金童说那里话来？神仙主义，向以慈悲为本，况有玉旨所嘱，何必如此谦逊！今日正值七月七日黄道吉日，足可团圆，你可在室密布停当，以便晚间不及。”说罢，太白金星走出宫门以外，乘坐祥云，穿过天河，来至河东云锦宫。下了云头，步入大殿之上，见了云锦圣母，开读玉旨。圣母跪领玉旨，又请太白金星坐下，彼此又叹了金童、天孙一回，又略谈了几句，即告别出宫。来至天河西灵藻宫内，告知了金童。金童好不欣悦，只忙的手足不停。只见布置的水晶仙床、锦绫绣帐、红霞锦被、鹅月鸳鸯枕、龙鳞褥席，及玉石踏板，一切桌椅屏条，摆的齐齐整整。室门挂的仙鹤卷风门帘，门上横匾一张，名曰“佳偶天成”。太白金星见已手续完全，不必置身于此，遂嘱咐了几句，告别而去，按下不提。

不一时，又至夕阳西斜，玉兔东升。云锦圣母传命仙娥：“吩咐天孙仙女停工，修整容貌，备妆衣饰，今晚送至天河西天将行宫内，夫妻团圆。”仙娥领命，来至工织室内，告知看守仙女并天孙织女。天孙闻言，心中大喜，起身梳妆打扮，整理衣饰。一切料理完全，已至黄昏时分，仙娥搀扶天孙上殿，拜别圣母，然后出宫，一同驾了一片红云，直扑天河西灵藻宫而来。按落云头，仙娥扶着进入内室，金童早已立在阶前，恭恭敬敬，迎接天孙仙女。将至阶前，金童上前挽住一手，同入内室，款以茶果，仙品等类。天孙仙女偷眼一看，只见：

床帐被褥，布置得齐齐整整；

书画琴棋，安排的色色新新。

非比那凡尘牧牛时代，更遂了工室思郎情心。

真是悲极喜又至，但愿恩久情更长。

天孙仙女看了，嫣然一笑。即卸了冕冠衣饰，吩咐仙娥退出，安息不提。这里金童、天孙二仙遂成夫妇，锦帐恩情，天长地久，说不尽你恩我爱的言语。自此情投意合，誓同生死。即如在下凭这一枝羊毫，亦难著述清楚，况夫妇之情密，他人岂能皆知？何况天官仙女、金童，安可斜批胡论？此是作书人之交代。

自此金童、天孙成了夫妇，彼此不忍分离，终朝在灵藻宫中盘桓不已。且金童系玉帝驾前差使之童，自贬下凡之后，及今十三年，虽然调升天庭，使其夫妇团圆，乃玉帝怜爱之念。天孙仙女，本是瑶池王母处仙女，此时与金童成了夫妻，理应拜谢玉成之德，不料只恋夫妻之爱情，忘却了应尽之天职。瑶池圣母闻得金童超升天庭，又与天孙成了夫妻，至今未曾进谒，足见凡心之念

，终是不肯觉悟，不免感动圣母之怒，即命仙娥伺候出宫，往通明殿面奏玉帝。出了宫门，驾上六云车，一路上飘飘荡荡，已至朝门，下了六云车，仙娥扶着，黄巾力士在后拥护，同到通明殿。因瑶池圣母见驾，皆在玉清宫便殿，故而直至玉清宫中。玉帝见瑶池圣母到来，知有事故，在便殿传问，瑶池圣母山呼已毕，即奏道：“蒙陛下降旨，金童、天孙团圆婚配，乃仁德圣主怜恤之旨。诃伊团圆之后，贪念刁二足，尚不知悔。且金童系驾前第十二金童，天孙系陛下之外孙仙女，瑶池宫中之七仙姑，即如婚配之后，亦宜各执司事，何能以爱情当为应分之事？故臣妾见驾，请旨定夺！”玉帝闻奏大怒，降旨道：“卿所奏甚是，朕也常问彼等之行为，众臣皆言不知，彼二人既贪心不足，实属罪不容诛！卿家暂回瑶池，朕当发瑶池天神捉拿见朕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一回 李金星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

话说玉帝待瑶池圣母回西方宫中去不提，当下复至通明殿，升坐宝位，宣召托塔天王来上殿。托塔天王至殿上，俯伏金阶，山呼万岁。玉帝降旨道：“差你带领天神天兵五百，往天河东灵藻宫内，捉拿金童、天孙仙女来殿见朕，不可有误！”托塔天王领旨，退出通明殿，玉帝返回玉清宫不提。托塔天王出了朝门，驾了云头，直往天帅府而来。进了天帅府，到了点将台上，宣读圣旨，点齐五百天兵天将，传令已毕，闻锣鼓齐鸣，号炮之响，杀气腾腾，刀枪剑戟，弓箭马甲，行由无尘大道，到了天河西灵藻宫门口，一同下云，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。一座极乐宫室，登时屯积了千军万马，如临大敌。金童、天孙正在欢娱之际，听得宫外擂鼓炮响，震动天地，摇旗呐喊，好不惊人。始则不知所为何事，继见守宫仙娥飞奔入内报道：“天孙仙女，大事不好了！宫外天兵天将围的水泄不通，声称玉帝有旨，捉拿天孙、金童问罪。”二仙闻此消息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，手忙脚乱，无处逃避，又见天将匆进宫来，捉拿金童，天孙仙女。在这个时候，二仙慌忙挽手奔出室外，由天井飞腾半空。天将见其飞逃，即飞跟上去，下面放炮擂鼓，呐喊助威，弓箭齐发，一时间哄天动地，鬼哭神号。正是：

知足者能得常乐，有量者能忍自安。

却说金童、天孙在半空中被天将追赶，不能脱逃，只得空中互相冲突。天将以刀斧砍杀，金童、天孙手无寸物，只仗自己道法，况且寡不敌众，金童，天孙刀砍斧伤固然不少，弓箭锥刺，可惨可怜，逃不得走，战亦不能，二仙只好且逃且走。天将且追且拿，又不敢以刀斧伤他，因玉帝降旨捉拿，并非杀伤，只有追捉而已。下面兵将摇旗呐喊，金童、天孙受上下之逼迫，退至天河

中心，力也疲乏，支持不住，二仙跌入天河，满头过顶，浸入波中。天兵天将追至岸边围住，天将追至河中大战水晶宫。正在万难之际，太白金星驾着云头喊道：“天将且慢动手！金童、天孙本无死罪，不须如此迫杀，好生嘱他二位同去，见驾面奏便了。”天将正在河中大战，听见空中喊说之声，抬头一看，见是太白金星，便止住刀兵上岸。太白金星道：“金童、天孙不必伏在河中，只管放胆上来，随同天将一仁朝见驾便了！”二仙听了太白金星之言，只得走上岸来。太白金星又道：“天将等好生带同前去！”说罢，太白金星驾云去了。

众天兵拔队前行，托塔天王带同金童、天孙直往通明殿而去。不多一时，已到朝门之外，各人下了云头，天兵屯在天朝以外候旨。托塔天王带同二仙进入通明殿，玉帝升登宝位，托塔天王及金童、天孙俯伏金阶。山呼已毕，托塔天王奏道：“臣领玉旨，往天河西捉拿金童、天孙，追拿多时，幸太白金星经过，命彼二仙随同上殿，方肯同来。今已解送上殿，请旨定夺！”玉帝闻奏大怒，道：“我看你这两个逆生，不知天理人情，任意抗旨违法，不想谋务正道。朕差天将捉拿，尔等竟敢抗旨图逃，罪不容诛！如不枭首示众，不足镇服天神！”即降旨，命托塔天王推出朝门斩首交旨。托塔天王领旨，带金童、天孙，吩咐天兵将金童，天孙捆绑起来。正在此时，救星已到，大呼：“刀下留人！”托塔天王抬头一看，那还了得！托塔天王即命众天兵候旨定夺。太上老君上了通明殿，玉帝尚未退朝，俯伏金阶，山呼万岁。玉帝问道：“老卿上殿，有何本奏？”太上老君奏道：“老臣适在兜率宫服气炼形，闭目打坐，忽听炮响鼓声惊天动地。老臣屈指一算，方知圣上降旨捉拿金童、天孙问罪，特来奉请圣上降旨，改令彼二仙永无相会之日。乞圣上恩准广玉帝闻奏，道：“老卿有所不知，金童、天孙不知朕已恩厚，但欢乐满足，任意你贪我爱，废厥天职，若不严加取缔，弄得不可收拾。非朕寡情，此乃不得已而为之。”太上老君又奏道：“圣主仁德，老臣莫不钦佩！无如金童、天孙本无阅历之人，况新婚之乐，彼固贪恋不舍，取缔之旨，乃明君之教诲，尚乞降旨免斩！令彼二仙永远分别，再不会面。”玉帝道：“老卿之意见却也使得。可传朕旨，嘱托塔天王免去斩罪，命金童永居天河西天将行宫内，派天兵四名驻守行宫看守，金童不得越出范围，不得偷会天孙。倘敢故犯，准其奏明朕躬，决不宽恕！天孙织女命其永居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，亦着仙娥看守仍然陪伴，也不准偷会金童！”玉帝宣召已毕，退朝回宫不提，

太上老君领旨出了朝门，将旨宣告托塔天王，即驾云去了。托塔天王遣分了众天兵回天帅府去，只留天兵四名押了金童，往天河西而去，两名看守仙娥押了天孙，往天河东云锦宫。二仙临别，互相拥抱大哭，天孙哭道：“妾同郎

君一别十三年，今日才得相会团圆，不料未及一载，忽又永远分别，再无相会希望，更比前次大有异别。如何妾和郎君偏遭此惨苦之祸？令妾怎忍舍得郎君！”金童泣道：“天孙悲苦之言，实在令人心疼，你我之颠沛流离，不论是何星神，均无如此情状！常言云：‘快活无非天宫’，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，怎不叫你我二人伤心！今日事已至此，断无挽回方法，只好遵旨暂行分别，日后苦守真心，再行仰求玉帝恩旨，或者再有相会之日，也未可知。还望止泪，不必过悲，惟有耐心等待天时而已！”欲知二仙如何分别，后来怎样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天孙如愿鹊桥重会

### 七夕相逢留名千载

话说金童、天孙押往天河东西分居，二仙相抱，不舍分别，彼此说了许多恩情苦海之言，实在难分难舍。托塔天王见此光景，喝令分开，各自东西，二仙无法可施，只得分投而行。纵有凄凉苦楚，任你万斛愁肠，亦不能如其心愿。言著至此，就是阅书诸君，莫不代为叹息：托塔天王先送天孙仙女至天河东云锦宫中，见了云锦圣母，宣示玉旨，命其遵旨实行。云锦圣母接旨已毕，复请托塔天王坐下，仙娥送上仙茗，又命把天孙呼上殿来。天孙并看守仙娥来至殿上，倒身下拜，流泪不已。云锦圣母道：“天孙仙女真是红颜薄命，冤孽多多，指望十三年苦别之后，夫妇天长地久，玉帝无非是怜恤之心。不料尔等贪欢不已，废除天职，准怪玉帝怒责永离，夫妇未能如愿，反致抱恨千秋。旨意已早定，容后再行保奏，曲全悔过方法。今日事已如此，天孙你也不必悲泣，仍同看守仙娥，往工室去罢！”天孙哀泣道：“圣母所谕之言，小仙谨宜领受，此时只好遵行便了。日后尚乞圣母设法挽救，小仙自感激不已！”说毕，起身拭泪，同看守仙娥仍往工室中去了。托塔天王亦告别出外，即驾起祥云，由无尘大道，往天河西而来。到了天河西灵藻宫中，进入内室，只见四名天兵驻守宫内防备。金童见托塔天王到来，忙上前迎接，同入内室，对面坐下。天兵捧上仙茗，托塔天王向金童道：“我已到天河东云锦宫中去过，劝勉天孙不必悲伤，务宜耐守天时，自有升拔之日。金童今与天孙二次分拆，真是悲苦之至！即如小将奉旨捉拿，亦是出之于不得已，尚乞包容为幸。今仍独居在此，暂为耐守，亦可假此修行。尚可感动玉帝慈念，解释尔等遗恨。姻缘期限，本由天定，不必心慌意乱，保守仙体为要！”金童闻此一番言语，不觉垂泪言道：“托塔天王甚是！非怪玉旨不情，惟恨小童自不小心，但恨我们已成，复行永远别离，到不如不成夫妇，也还干净，免得有始无终，诚为缺点！”托塔天王又劝道：“玉帝既已准成为夫妇，并非无故令尔等拆散，尔等非自弃天职，不触帝怒，何至到此地步？今番玉旨决定，不能更移，只好暂为



苦守，司奉天职，日后自有挽回！”说罢，立身起来，退出宫门，金童送出宫外，带了天兵复旨去了。金童返回内室，闷闷不悦，想：“自凡尘上天，又与天孙仙女配合，喜乐达于极点，不料乐极生悲，如今独守杏室，怎不令人悲苦！惟是一日复一日，岁过四时，思想之苦，割断肝肠！我昔年在瑶池戏侮天孙，贬我下凡受苦十三年。超拔天台，指望消除前非，那知又遭无限苦痛！”不免终日叹息，怨恨之声，冲动苍天。金童悲怨，咱且按下。

再说天孙织女，在工织室内终日工织，思想金童，不免两眼珠泪垂于玉面。看守仙娥从旁劝慰道：“天孙勿须过悲，保重仙体。今日与金童拆散，乃是劫数，纵然挂念，也是枉然，还须另设方法为上！”天孙叹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无可挽救，就是哀告云锦圣母，又恐责怪于我。此次不比从前金童下凡时代，未成夫妇，玉帝故可成全，今既成夫妇，复行永远分拆，乃是我们废职贪欢之罪，怎的还能有挽救哩？”二仙女一叹一劝，万分愁肠，众星神莫不生怜恤之心，均是无法可治。

一日，太白金星驾云行经天河，见灵藻宫并云锦宫二面怨气现于空中，互相交接，即知是金童、天孙彼此思念不已。太白金星也不免发了慈悲之念，遂停止云头，想了一回，若是上殿保本，又恐玉帝不准。心中暗想，“不如往兜率宫与太上老君商量，看老君有何妙策。”想定，拨转云头，向北方而去。不一时，来至兜率宫前，按下云头，进入宫内。太上老君正在打坐之际，见太白金星到来，起身邀坐。太白金星叩询了仙安，在旁坐下。仙童送上仙茗，饮毕，太白金星道：“今日进谒，特为金童、天孙之事，那日老君在玉帝驾前，保奏金童，天孙免斩，永远分离，讷知实行分别以来，彼等思念、抱苦不堪。小星正值驾云南往，见怨气冲空，互相交接，所以特来告知，共同设法挽救。

”太上老君道：“我也是知道的，玉帝本来降斩，是我苦苦保本，始免斩罪，改行永离。迄今分拆年余，犹恐帝怒未息，故而置之不问。今既金星到来，你我各抱慈悲主义，自然设下挽救方法。别无能力，只好再行上殿共同保奏，亦须写奏章一纸，明日早朝同见驾保本，自有挽回之力。”太白金星道：“老君所说甚是！”登时本章写好，专待明日早朝上殿。一宿无话，到了次日，二星君齐驾祥云，直往通明殿。到了朝门，下了云头，进入朝房候驾上殿。不一时，金钟三响，玉帝升登宝座，文武星官俯伏金阶，山呼已毕，各归班次。太上老君即将本章由传宣星官送呈龙案，玉帝打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臣李聃、李长庚等，今特奏为金童、天孙永别补救事。

查金童，天孙那年违旨，偶动凡心，遭贬十三年，受尽凡尘艰苦；天孙仙女亦于云锦宫中工作勤劳。彼此咸受苦痛，莫不悔改前非，于去年七月初，蒙陛下降旨团圆，成为夫妇。彼固悲喜交加，继则你贪我爱，负天恩。复经圣上

严加取缔，命若辈永远分离。兹经遇离别之苦，终日怨气冲天。情之所钟，故非人力可以挽回。

臣等发生慈悲之念，故谨会同具疏上奏。仰乞圣上恩准，改做每年七月七日相逢一次，以遂双方思想之愿。并祝圣寿无疆！

玉帝看毕，沉吟了半晌，始言道：“二卿所奏之事，乃抱慈悲主义，朕依慈善办法，二卿可传朕旨，就是每年七月七日始可相会一次，余只不许自由，倘敢故违，决不姑宽！”宣旨已毕，玉帝退朝，回玉清官而去。众星官亦各退出朝门，驾云分散去了。这里太上老君同太白金星驾一片红云，再往天河东云锦宫而去，知照云锦圣母并天孙仙女，将玉帝所降旨意及二星官要求之事，一一细述一遍。然后又往天河西灵藻宫内，面传玉旨于金童，并告只可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，余无自由。金童倒身叩谢二位老星君，复起身问道：“玉旨准吾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，不知还在何处可以栖留？”太上老君道：“当七月七日，自有乌鸦、天鹊、龙凤之类联接天河之中，使尔二仙由东至西，彼此两造相会，即可共诉衷肠，稍可以慰心愿。”金童谢道：“多蒙二老星君仁德兼全，衔恩无以可报，惟望留千古名，德寿无疆！小童默祷天心而已。”二星同道：“施恩望报，非神仙之所为，贪念不休，尤望汝等悔戒！”言毕，告辞去了不提。自此金童，天孙每年七夕相逢，万古不更，一载离情，一夕倾肠，世称牛女二星，惟七夕一相逢，便是这桩古典，就此告终矣。